

## 第六章 結論

就文獻資料所呈現的面貌來看，上古似乎無仙而有神。就文字上的考察來說，雖然專長並不在文字學上，且談論神仙之際必定會牽涉到「神」與「僊／仙」的問題，然而在此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文字學上的發展，或是此二字出現的時間早晚，而是就字義上來看，至少「僊／仙」字的出現必定與『人』有關，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早期那些超越人而存在的稱爲『神』，很可能是人們所不能企及的一種生命形態，而到了後來人們相信人可以透過某些方式來追求這種不朽，遂有「僊／仙」的出現，這也就是爲何早期的僊說中往往帶有濃厚的「神」的性質<sup>1</sup>，或是在區分天仙、地仙時，往往以爲天仙即爲天神，地仙則是人神，<sup>2</sup>因爲這些早期傳說中的神仙所指稱的很可能並非由人而仙的「神仙」，且從整體外在形象上來看，早期所謂「神仙」根本是另一種異於人類的存在，這些居住於域外或海外神山的仙人，所象徵的是一種與世隔絕的態度，也無所謂的社會關係可言，透過這些先秦文獻所建構起來的神仙形象，其實都指向神仙「非人」的觀念。

然而這種觀念至戰國中晚期開始產生變化，人由原本企求「不老」、「難老」轉而追求不死，正是生命觀念上的轉變，使得人們相信透過對於不死藥的追求得以使人長生不死，相信人得以成爲「仙」，而後發展出「學」、「修」的傳統除了是對「人」能力的肯定以外，更是一種極爲樂觀的想法。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樂觀以爲「人」可成「仙」而不死的觀念，雖然漢代仍舊以爲神仙重要的外在表徵便是體生毛羽，神仙外在的形象上卻逐漸地塑造出「人形」的神仙，此外，原本高居域外的仙人也開始出現在中國境內的山岳之中，是甚至混跡都市市場，與人往來。這種傾向越晚期越發地明顯，直至魏晉時期，人們甚至完全透過對人類的認知來想像神仙的存在。

<sup>1</sup> 大淵忍爾，〈初期の僊說について〉，《東方宗教》1卷2期（1952），頁23-43。

<sup>2</sup> 村上嘉實，〈鬼神と仙人（抱朴子研究の内）〉，《東方宗教》，1卷7期（1955），頁1-15。

我們必須要再次注意的是，「神仙」除了是早期人們對於生命現實的樂觀希望外，其實更代表了一種對於現有社會的一種反抗。因此神仙所服、所食並非五穀，而是花草、松實等等自然界的產物，他們體生毛羽所代表的除了是對飛翔能力的重視以外，更是透過對於飛翔的想像，以為是一種無拘無束的象徵，居處於中國之外，與人類毫無關連的超越性存在，在在都顯示出當人們以為人可以成仙之際，雖然代表著一種對人類能力的樂觀肯定，可是另一方面卻透過對神仙形象的描繪，來呈現對這個社會，以及既有制度的一種反抗。然而這種傾向卻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地淡化，從成仙的方式上來說，早期單純的服食之法，便因為儒家學統的影響，而更形複雜，而原本應該是無拘逍遙的神仙也必須汲汲於善行的積累，事實上從成仙的部分來看，本應超脫世俗規矩之外的神仙，卻限於學統、道德之中。另一方面，在山林中逍遙無拘的神仙，以山林為其隱遯的場所，企圖逃脫既有的社會秩序安排，然而這種以山林為清淨之地，也隨著洞天說的成立而脫去與世無爭的面貌，成為被組織化的仙界宮府，更遑論居住其中的仙人，都成了另一世界的官僚，原本目的在於避世，逃脫世俗之外的神仙，卻又不得不陷入另一種「世俗」之中。

就上古至中古的神仙整體形象上的變遷來看，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雖然神仙一直都是代表著對於此世的超脫，然而在神仙形象的建構上卻出現一種重大的轉變，學習、道德、外貌、階級，乃至於社會關係上，神仙都顯得越來越與凡人無異，他們非但要汲汲於學習、積善，甚至對於衣服穿著也有一定的限制，且也受限於其他地位更高的仙人，甚至還有各自負責的工作，乃至於為人解決問題，事實上這種對神仙形象的想像，都凸顯出神仙的「人化」問題，雖然原本人們便設想神仙是由人而成的，但是人之所以追求成仙，正是在於其無拘無束，長生逍遙之上，是人們對於塵世秩序的一種反抗，也是企圖將人生美好的享樂永遠留存的希望之上，正是這種祈求能夠脫離各種痛苦、拘束的現實，企求一個更美好的生命形式，才使得人們汲汲於成仙，然而實際上對於神仙形象的建構，實際上呈現出另一種「人」的姿態，所不同的似乎只有所存在的地方不同，或是特殊能力的擁有與否罷了，其他方面人與仙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。

這種神仙形象的轉變，我們將放回宗教脈絡中來看，神聖、世俗世界的秩序建構，往往我們都會設想人們依照天上的秩序來創造人間的秩序，然而在中國宗教中，我們從歷史時間來看神仙形象的轉變，從其變遷上我們看到神仙的「人化」，以及神聖世界的秩序也為世俗世界所影響，甚至人們透過世俗世界的秩序，來建構神聖世界的秩序，並且隨著時間發展，世俗世界的轉變，一樣地投射到神聖世界中。在此我們並非以為這是一種普遍的宗教現象，而是我們藉由中國的例子，來思考人們對於宗教神聖世界的建構，有時是來自於人們世俗生活的投射，在中國這種傾向顯得更為清楚，或許這可以有助於我們在面對其他傳統時，作為一個比較的基點。不過必須再次強調的是，這是一種聖／俗世界運作的可能模式，而非絕對的形式，是可以我們作為思考的方向之一。